



走自己的路，
過自己的生活

陳以瑜

乾燥花材除了花朵，
還包括種子、葉片、枝條、藤蔓等，
在自然界自生自長，俯拾皆是，但花開花落，任憑時光，
最美的剎那，往往是凋零的前奏，
透過人為加工技術，讓生命暫停，
只容留美好，只記得永恆，了解愈多，著迷愈深，
陳以瑜告訴自己，「我找到了」，特殊的機緣讓生命轉了彎。



彈琴自娛的陳以瑜。

採訪・攝影／楊藍

協助單位／台北市錫瑠環境綠化基金會

曾經，她翻動著英文辭典，逐字逐句地閱讀艱澀的化工書籍，探索這個陌生的領域，酸鹼值、氫氧化鈉等名詞，像精靈般，躍進她的生命；曾經，她面對著一堆化學藥劑，深更半夜獨自調配實驗，研究

如何將花材乾燥、染色，偶爾因酸鹼比例錯誤，「砰」的一聲著火，急著提水撲滅；曾經，她湊不出五千元軋入銀行，眼看著銀行交易時間即將截止，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，卻怎麼也無法向眼前的好友開

口……

十二年時間，陳以瑜從單純、封閉的家庭主婦，蛻變成爲豁然大度的藝術家。生活的陣仗、生命的險阻、創作的瓶頸，在她的人生路途刻劃傷痕，她仍泰然自若，有人譽她爲「藝術女俠」，她說，「當然囉，因爲每天都在吊鋼絲啊！」。

才從學校畢業不久，陳以瑜就走入婚姻，但婚姻生活卻宛如枷鎖，束縛著她，處處受到限制，沒有自我的空間，「真的很痛苦」，十三年後，她決定帶著孩子出走，走自己想走的路，過自己要過的生活。

陳以瑜說，離婚只是一種選擇，如果可以讓自己過得更快樂，「爲什麼不選擇呢？」。離開了，距離寬了，人生反而更海闊天空。

當時的陳以瑜，一無所有。帶著才國小三年級的孩子，住在月租四千元的舊房舍裡，既無一技之長，也得不到娘家的奧援，一時之間，不禁感到茫然，「三十幾歲的女人，能找什麼工作、拿多少薪水養活孩子」，雖然心裡千迴百轉，但她向孩子許諾，「媽媽一定給你一個漂亮的家」，爲了實現對孩子的承諾，她「只有拼了」。

陳以瑜教過舞蹈，也當過公務員，但是每個月連加班、出差費加起來的薪水，才三萬多元，而孩子所需花費卻愈來愈多，「如何實現對孩子的承諾呢？」於是她毅然遞出辭呈，連「鐵飯碗」也不要了。

正好有位親戚的花店需要人手，待業中的陳以瑜前去幫忙，第一次接觸乾燥花，她只覺得新奇有趣，沒想到，人生的偶然成爲必然，竟改變了往後的人生路。

乾燥花

材除了花朵，還包括種子、葉片、枝條、藤蔓等，在自然界自生自長，俯拾皆是，但花開花落，任



工作中的陳以瑜。

憑時光，最美的剎那，往往是凋零的前奏，透過人爲加工技術，讓生命暫停，只容留美好，只記得永恆，了解愈多，著迷愈深，陳以瑜告訴自己，「我找到了」，特殊的機緣讓生命轉了彎。

萬事起頭難。在花材加工的領域裡，陳以瑜是空白的，於是她從閱讀相關書籍著手，一步步接近、撫觸領域裡的事物，偏偏許多化工書籍是英文寫作，她帶了本字典到圖書館埋頭苦讀，專業用語艱深難懂，看得頭昏眼花，「眼珠都快掉下來了」。

除了理論的充實，還必須親自動手作實驗，她買了一堆化學藥劑，夜半時分，獨自研究如何將花材乾燥、染色、漂白、保濕、防腐、防潮，她形容自己專注投入的程度，「簡直像瘋子一樣」。

雖然過程艱辛，但她循序漸進地往前走，孤獨而堅定。她說，當時只有一個信念，無論多大的困難或阻礙，她只許成功、不准失敗，否則永遠沒有機會再站起來。

位於台北市中山北路巷弄間的「傻大姐花材苑」，不論從外觀或內部陳設看來，都不像一處店面，少了點商業味，卻多了點藝術味。戶外，青石堆疊砌成的門簷、花台、階梯，透



桌面框景設計。



以垂懸的鏤空葉片，佈置天花板。



陳以瑜作品欣賞。



自己創意設計的家。



拿貝殼當牙刷插座。



燈的世界。

露出與周遭截然不同的氣質，保留了一方土地，筆筒樹伸長了莖幹傾向陽光的照拂，簡單的線條、清爽的風韻，宛如主人俐落的身手與個性。

室內，暈黃的燈光投射下，是陳以瑜展演的舞台。花朵、葉片、樹枝、種子等尋常的素材，在她手中，染色、拼貼、裁剪、組合，成為天花板、掛鐘、圖畫、桌面、屏風、燈飾……，創意無處不在，藝術也無所不在。

陳以瑜表示，乾燥花材雖然都取自於大自然，但不同的素材擁有不同的質感，處理的手法也不相同。例如葉片，有的膠質較厚，有的較薄，處理手法當然有所差異，經加工乾燥後，形狀、色澤呈現各種風貌，即使一樣的酸鹼比例，對不同樹木葉片所產生的變化的程度也有不同，呈現出來的質感也有差異。

陳以瑜說，「傻大姐」的花材多為國外乾燥花材，進口後，再進行加工作業，由於花材乾燥後，質感薄脆，輕易碰觸就碎裂，必須進行保濕，同時因台灣的氣候較為潮濕，花材容易發霉，因此防潮也是加工作業的重要環節。

加工作業當然不僅於保濕、防潮，為使花材更豐富多樣，便於創作，染色、漂白也是經常採用的方法，經過不斷的實驗，陳以瑜對於調配各種酸鹼比例的化學藥劑渲染各

種色彩已得心應手、運用自如，她表示，她的染色技術已是「全世界第一把交椅」，甚至漸層的創作，她「閉著眼睛」也可染出不同層次的色澤。

例如鏤空葉片雖是創作的絕佳素材，加工過程卻極為繁複。將新鮮葉片以氫氧化鈉溶液熬煮，時間的拿捏十分重要，煮得過久，全都糊了，「連屍體都找不到」；時間不夠，葉肉還緊緊黏附，時間恰到好處，只剩骨架，不見血脈，再一片片地清洗、刷掉雜質，直到葉脈分明，如人體血管般密佈，脈絡牽連，織成奇異的鏤空樹葉。

原本陳以瑜並不從事創作，單純地將國外進口乾燥花材加工後批發給中盤商或花店、插花老師，經營約七、八年後，她發現市場不斷萎縮，因為沒有生命的事物日久勢必令人生厭。據她觀察，一般花店或插花老師應用乾燥花的方式「像鮮花一樣」，或是瓶插，或是盆景，而未予以藝術化、生活化，導致市場始終受限；其



「傻大姐工作室」。

次，當時經常有客戶向她訂貨，由於她不懂盆花設計，必須委由插花老師協助，但緣於各種因素，經常延遲交貨期限，她不願受制於人，決定投入創作。

陳以瑜的處女作是供學校工藝課參考的作品，有信插、筆筒等，都以乾燥花、葉片為素材設計，沒想到獲得校方及學生們的青睞，一下單就訂了兩千個，令她信心大增，也展開了創作的路。

這樣的創作，並不能滿足陳以瑜的創作慾，她決定讓乾燥花「藝術化」，讓「藝術化」的乾燥花「生活化」。

陳以瑜將乾燥花當作顏料，在「框」裡「作畫」。框景有時是潑墨山水，有時是寫意水彩；有時是牆上的掛畫，有時是餐桌的桌面；有時是區隔空間的屏風，有時是佈滿屋宇的天花板；有時絞盡腦汁，更多時候只是信手拈來，幾枝束起的藤條便能自成風景，「藝術生活化」是陳以瑜追求的目標，而她也做到了。

燈飾是空間裡不可或缺的佈置，也是陳

以瑜創作的重點。她說，她喜歡運用燈光營造空間整體的氣氛，以花材、葉材或樹枝編織而成的燈飾，有的呈三角形、有的呈圓錐形；有的懸掛在半空中，有的貼附在牆壁上；開燈時是一種感覺，熄了燈，又是另一種感覺。

陳以瑜的住家，也以燈飾當主角，客廳、餐廳、鋼琴室、臥房，甚至浴室，各式各樣的燈飾，讓雅致的空間顯得熱鬧起來，雖然面積不大，卻處處顯露創意。

陳以瑜表示，在藝術的範疇裡，沒有一蹴即成，不僅得下苦功，而且必須擁有豐沛的「感覺」——對於真、善、美的敏感與觸動；藝術也不是一成不變，相同的作品，每個觀賞者的詮釋卻有不同，她隨興創作的一幅屏風，象牙白、絮狀的枝葉上，像雲霧般散置著玫瑰花，有人解讀是漠漠草原，也有人詮釋為滔滔海浪，其中隱含的意義，也許是心理的投射，也可能是生命的故事，或者什麼都不是，只是看花是花而已。

渾身充滿藝術細胞的陳以瑜，雖然並未從小刻意培養藝術才能，但因緣際會還是走上藝術這條路，彷彿天生註定的，即使曾經錯過，終究會回復原來的軌道。

陳以瑜的創作並不侷限於一幅畫或一具燈飾，而是整個空間，以裝置藝術的理念創作區別的空間。通常她先到現場觀察，細心感觸空間「要說的話」，了解業主的需求，以創意和靈感表達。

她為花月溫泉館進行空間設計，因應使用者以女性為主，因此突顯「柔性」的特質，包括顏色的搭配及動線的規劃等，都以女性需求為著眼點；為SOGO設計櫥窗，以自然素材作為主角，雖然不花稍，卻引起共鳴，證明藝術絕非曲高和寡、孤芳自賞，而是可以走入生活。

為花月溫泉館進行空間設計，其實有段趣味的故事。她說，「花月」的老闆、老闆娘找上她之前，曾對她觀察良久，每回她「出外場」，不論





陳以瑜作品欣賞。



工作室外的優雅景致。

是櫥窗或室內設計，兩人總是「適時」地出現，令她覺得驚訝，而她每次的作品也讓兩人驚訝不已，經過「千錘百鍊」，兩人終於說明來意，同時賦予陳以瑜創作最大的空間與信任，而她為「花月」所作設計，即使老闆、老闆娘「跟隨」她多次，也未曾見過，她甚至將館內最幽微的角落變成最美麗的處所。

與錫瑠基金會則結緣於兩、三年前，雙方互動密切，不論舉辦展覽或是教學、公益活動，她必定撥空參與，一起打造綠色城市。去年耶誕節時，她在士林官邸草坪設計「竹迷宮」，讓孩子們在迷宮裡盡情跑跳，大人小孩不僅是看花而已，而能

融入自然的情境中，尤其搭建竹迷宮剩下許多竹節，她在竹節裡填入泥土，變身為盆栽，顯示只要發揮創意、用點巧思，垃圾也可以變成有用的資源。

陳以瑜認為，創作是絕對自我的，因此她平時連相關書籍都不願碰觸，避免創作帶有他人的影子，甚至自己的作品也從不拍照留下紀念。她說，因為不想重覆自己，也從不走回頭路，下一次創作面對的是全新的體驗、全新的感覺。

至於創作的靈感來源，她認為還不如說是大自然的觸發與感動，她不喜歡人多、吵雜的地方，反而喜歡到山上、海邊，經常開車到山巔水涯，尤其黃昏時分，天色將暗未暗，天際與山色連成一體，那樣的意境既蒼茫又孤寂，卻也最熱鬧而豐盈。

個性憨直，不懂得拒絕的陳以瑜，自認是個傻大姐，其實只是善良、熱情，一位陶藝家譽她為「藝術女俠」，也許更能貼切地形容她，帶點豪氣的個性，對人不設防，輕易表露真誠。

一路走來，陳以瑜慶幸許多朋友的協助，讓她勇闖藝術之路雖然艱辛，卻非獨行。在她困頓、低潮之際，伴隨、鼓勵著她；她表示，不論在他人眼中，她多有成就，對於曾經幫助她的朋友，她的感恩的心永遠不會抹滅。

她舉例，剛創業時，一向維持良好信用的她，有一回銀行戶頭缺了五千元，湊不出錢軋入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她找了好友「阿雪」求援，但見了面，卻怎麼也開不了口，最後還是訕訕地離去，心思細膩的「阿雪」看出她的猶疑，打行動電話問她「是不是缺錢」，眼看著銀行交易時間即將截止，「阿雪」馬上要老公騎機車趕到銀行軋入，站在路邊的陳以瑜，感動得眼眶泛紅，「這份情，我永遠記得」。

此外，由於必須親自送貨，陳以瑜的身上「總是五顏六色」，兩位宜蘭的插花老師向她訂貨，她依約到兩人下榻的飯店，望著豪華的門廳，一度遲疑著不敢踏進，兩位老師一看到她，馬上要她坐下吃飯，開玩笑地說，「吃完飯才付貨款」，雖然彼此並無深交，但他們知曉她因忙於工作、常忘了吃飯；她視為良師益友的花藝家周英戀也是如此，總是毫不介意地挽著她，周老師說，「那樣的顏色是認真的色彩」，令她感動不已。

說起成就感，陳以瑜談的，不是藝術上的成就，也不是經濟環境獲得改善，而是孩子的成長。爽朗的陳以瑜，談及孩子時，流露溫柔的一面，是為人母親的光輝。

她說，為了實現對孩子的承諾，她日以繼夜的忙碌工作，根本沒有時間照顧孩子，但從國小三年級開始，孩子不僅打理自己的生活，也體諒她的辛勞，如今已是

大二學生，精通英文、日文、韓文及法文四種語文，用功上進，表現傑出，她的辛苦沒有白費，就是最大的安慰。

十幾年來，陳以瑜在生活的陣仗中拼搏，在藝術的領域裡奮力追求，許多人以為其間一定充滿「挫折」，但她卻不以為然，甚至認為這種說法是「胡言亂語」。她說，所謂「挫折」只是個困難點，所謂困難點並非挫折，而是過程，是每件事必經的路途，只要善用智慧、發揮勇氣，就可以超越，當路上有個石頭橫阻，「那是挫折嗎？」，轉個彎或花點時間移開，「不就好了」。

陳以瑜說，她的字典裡沒有「挫折」二字，對任何事，她總是鏗而不捨、不甘心放棄，雖然也曾經覺得疲累，幾乎想放棄，但總有句話激勵她「當決定放棄的那一刻，就是即將成功的時候」，於是她又重新燃起熱情與勇氣，繼續埋入既狹隘又寬闊的藝術世界。

陳以瑜從小就學舞蹈，她說，跳舞和音樂是她的最愛，「像生命一般」，透過舞蹈

的肢體語言，可以傳達生命的感觸及浪漫的情愫，「就算是自我滿足也好」，無論工作坊或是住家，隨時流瀉著樂曲，有時是低迴的爵士樂，有時是懷舊的老歌，伴著她創作、生活，感覺自己的存在。

詩人席慕蓉在詩作「試驗」中寫下：

「化學課裡 有一種試紙
遇酸變紅 遇鹼變藍

我多希望
在人生裡
能有一種試紙
可以 先來替我試出
那交纏在我眼前的
種種 悲 歡

這是詩人的想望，在現實裡，卻不能也不會實現，但即使沒有這樣的試紙，對於人生，無論悲歡，概括承受，只是向前，只是堅持，如陳以瑜一般，有沒有「人生試紙」，似乎也不那麼重要了，因為真實活過，為自己而活，已是無憾。

腳

技 術 專 集 好 書 推 薦

96頁／27×21公分(菊八)／平裝
出版：台北市錫瑠環境綠化基金會
定價：NT\$450元(附贈圖片光碟)

色彩 地被植栽 景觀之美

The Beauty of
Colorful Groundcovers
in Landscape



訂購辦法

1. 可親洽財團法人台北市錫瑠環境綠化基金會(台北市信義區松平路135-1號)以現金購買。
2. 匯款至財團法人台北市錫瑠環境綠化基金會彰化銀行台北世貿分行5265-03-10936-2-00帳號並註明訂購項目、總數量、收件人及收件地址、聯絡電話，連同匯款收據傳真至(02)27586140確認。
3. 訂購5套以上(含5套)者不另收郵資費；5套以下酌收郵資50元。
4. 學校、政府機關每次訂購20套以上者，九折優惠價。一次訂購100套以上者，另有優惠。
5. 洽詢電話：(02)2723-6513#36吳小姐，或#33陳先生。